世界小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十三號 星期四 乙丑年六月廿四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七十八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三七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値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柏松亭 大賜福 魏寶樹 白璧關

日戲一點至六點

吳品仙 周福珊 胡黑燈 朱友奎 鄭笑鈴 陸紅芳 邱德成 張連生 袁奎官 劉長寶 張紫珊 王蘭卿 高榮祥 李雅仙 劉春林 蓋春來 單德元 佟春廷 馬永利 張信云 牛海山

探寒窰 審刺客 打城隍 大鐵弓緣 汾河灣 大興梁山

夜戲七點半至十二點

吳品仙 周福珊 徐月樓 魏寶樹 佟春廷 蓋春來 劉春林 張信云 高榮祥 劉長寶 徐月樓 朱友奎 邱德成 王蘭卿 單德元 張紫珊 陸紅芳 劉春林 周福珊 吳品仙 袁奎官 張連生

一捧雪·伐子都（全本） 黑松林（全本）

露天影戲 八點至九點半 九點卅分至十一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現映 大都會連台偵探長片 三梯黨 共計三十大本

笑社男子趣劇

趙警民 洪似魂 蔣倩紅 顧劍秋 宋掌輕 吳一笑 姚一民 劉天淚 陳別笑 童呆兒 朱豔秋

日 在紹興文戲場 演 五點半至七點半 呆野雞

夜 在四層樓平臺 演 八點一刻至十一點一刻 破鏡重圓

四明文戲

一點至五點：小菊花 應仁貴 小桂寶 陳阿高 小桂英 莊雲表 小菊花 小金花 胡菊生 王翠鳳 陳阿高

小唐王 買肉記 男女燒香 雙磨豆腐

六點至十點半：小菊生 莊雲表 小桂英 夏榮記 王翠鳳 胡菊生 小金花 小桂寶 陳阿高 應仁貴

借紅紗 活馬子 全本大鬧陸家莊

三層樓小戲台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八點至十二點

胡寶林 沈桂生 王培根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卞和尚 劉榮生

日演 顧鼎臣（五本 六本） 夜演 賣布送禮（三本 四本）

左錦山 全班 三點至三點半 中西戲法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潘小石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二點至三點 三點至四點 七點至八點 八點至九點 九點至十點 十點至十一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五點至六點

笑中緣 遊龍傳 雙珠傳 雙金錠 白蛇傳 描金鳳 王十朋 見娘 時事 蘇灘

二層樓魔術化粧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陳阿東 沈金生 胡雪山 小愛珍 趙三寶 徐鴻生 丁少蘭 丁婉娥

日演 收紗 倏投河 男文明 產子

七點至十一點：沈金生 胡雪山 趙三寶 丁少蘭 丁婉娥 陳阿東 徐鴻生 于少卿

夜 全體合演 珍珠塔（九本 十本 十一本 十二本）

莫悟奇 全班 五點至六點 十七點至十一點二點 歐美魔術

左錦山 全班 五點至六點半 中西幻術

二層樓雜耍台

羣芳會唱 五點至六點十分 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分

楊香妃 高美雲 筱翠寶 孫菊仙 劉月紅

沈書易 六點至十點分 十一點至十一點四十二分

京調小曲南方拉戲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四川路北京路轉角）即鹽業銀行舊址今日起照常營業電器材料一應俱全各界惠顧定價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電話中央四四一四一八九

本公司謹啟

請讀世界早晚報（請本報聲明介紹由）

固莫不佩服 介紹揚與之訂交 敍之揚耕小說大擔任第 抽暇贈稿外且王李老 一助手猶之福爾摩斯 朝夕昕唔則請速函訂 早報附張明珠（早）（晚）報 水主編郎君試訂閱 立民權諸君 報社址北京石駙馬大街九十號

張恨水君著作京華多來信叩詢價值 凡讀本報諸君同人與世界早晚報

價目預定：早報全年連郵二元六角 每月七角 九元 晚報全年連郵六角 每月四角五分 兩種合訂全年四元八角 祗收十四分

姚民哀說（請費郵票二角可得奇書兩種）

不佞前與嚴諤聲君合撰文字由張光宇君畫圖之卓別林……

請來函寄上海福佑路小世界世界小報社交可轉耳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十三號 星期四 世界小報 乙丑年六月廿四日 第四版

慶華社（新劇）（女子）

日戲 一點至五點 **朱買臣**

（節目）嘆窮 北樵 逼休 遇救 作伐 再醮 悔嫁 得第 寄信 相罵 潑水

（劇中人）	（扮演者）
朱買臣	金奎
崔二公	植增
崔婆婆	玉峯
崔氏	鳳翔
王安道	蕙芬
王僕	稚生
樵夫	雲南
相面	水月
李媒婆	鏡花
張木匠	月梅
夥計	玉英 水月
棧主	明珠
妓女	美儂 一嘻
差人	賽文
地保	蘭珍
和尚	小梅
張別古	笑儂

夜戲 八點至十一點 前本 **換空箱**

（節目）慶賀 賭東 戲祝 受辱 賭臂 講和 調情 喬裝 責唐 鬧文

（劇中人）	（扮演者）
唐伯虎	蘭珍
唐興	玉英
祝枝山	蕙芬
祝童	雲南
文徵明	亦珍
文德	月梅
文太太	笑儂
祝大娘	小梅
祝婢	慧英
唐婢	賽文
許三懷	桂生
許金姐	文英
唐大娘	一嘻
二娘	植增
三娘	玉峯
四娘	鳳翔
五娘	明珠
六娘	春俠
七娘	醉月
八娘	賽文
九娘	美儂
文媽	鏡花

紹興文戲

日 一點半至五點半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明 夏蓮慶 俞伯祿 王佩卿 金雪芳

日演頭本 **黃金印**

夜 八點至十二點

沈碧霞 謝碧雲 尹財林 金雪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連法 金寶毫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秋

夜演全本 **三仙爐**

飲冰室 屋頂花園 在三層樓

本室應夏令之需要闢地於三層樓精製各種冷飲採辦正廣和屈臣氏上等汽水以備諸君子之惠顧食物務合乎衛生招待更極其週到兼之座位寬暢面臨風波披襟當誠寵辱皆忘界清涼之世地避暑之福信也謂予不盍一試之

大都會連台偵探長片 三梯黨 共計三十大本

◎◎…◎◎…◎◎◀說▶◀明▶◀書▶◎◎…◎◎…◎◎

第七八集 捕黨自告奮勇 設巧計廿娘出險

前集劇中富翁葛離恨與其子湯美同入章綸姑娘臥室無意中繡被止發視排黨三天字之暗記翁此時猶驚弓之烏者此可怖之驟告心腕拔碎面面相視不一語繡慕沈沈書齊寂宛有及幷女郎支頤坐緊鎖雙眉若重有憂者蓋即富有遺產之章綸姑娘也旁坐之男子即姑娘保護人惠露也惠露獨意于姑娘非今晚姑乃乘隙獸其般勤以博女郎歡且欲一握于子冀與方譚女排袖而起方淮階前適見翁子湯美徘徊花間既而並坐前綿綿情致之傳心事忽聞枝頭小島宛轉悲鳴抑若已知二人之心事加以贊成者也時惠露足室中坐立不安偶至窗前見姑娘與湯美屋手談心不覺憤火中燒恨湯美奪已所愛誓必有告報之忽有人輕拍其頤抵聲間道先生焉事憤憤惠露囘官視之乃姑娘身咋之侍嫗遂快快而退匪黨女首傾廿美麗因者葛翁之情人因中道被葉積憤難平故勇黨之劫葛翁之財產因是而及章綸姑娘是日廿娘接黨員之在告種種計大均遺失敗不猶一事無且引起驚察之注意吾人處於極危險之地位云云廿娘知非親出指大不能奏夕遂由蘇格蘭搭船赴美船將抵埠葛翁接得密大因借同湯美惠露及章綸姑娘來輪船追緋追查明艙位知廿娘猶未登岸時惠露面加禦風之墨鏡自告舊勇入艙逮與未幾即見惠露以手艙鎖服在之主僕及知行胡禮等三尾人押登年翁方廢黨魁已獲去一心腹之大患忽聞艙內有呼救聲入艙察祝見地上反縛奪勇與賊之解惠露也詢其故方知惠露特鎗入艙賊已戒備當斂胡禮尼聲墜鎗易服喬裝而遊焉其時時已與乘座托船而適追之不及翁等快快登方欲乘車湯美疾聲呼如遇麗翁順其目光加以審察見衣由間復現三梯黨之之暗記從空飛來恐懼特甚人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 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洋五角
四寸二張洋六角
五寸二張洋九角
六寸二張洋一元
七寸二張洋一元四
八寸二張洋二元
十寸二張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洋四元

滿洋一元 贈送小世界游劵一張

本報介紹輿論報及翰海

北京輿論報 消息靈通 新聞詳速 京地報紙大抵受人津貼爲一系或一人作辯護 獨輿論報則眞正爲民喉舌 名實相符 總理侯疑始君主人即文壇耆宿文章道德不特爲南北儒林所欽仰直可稱中外文士之冠軍附張尤爲首都一報

翰海 二之文藝刊物 編輯者 合肥侯君外 尚有袁寒雲 馮小隱 蕭錬子 諸名流 倚虹 張慧劍 總其成 由北京的畢…

精美佳品 金玉不可一字一欲研究文藝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社址北京宣外香爐營二條五號 定單寄北京翰海亦可

有已經訂成單本者出售 每本三角能鑒別佳美物品者 目者盡與世界故記者有 爲介紹（請聲明由某報介紹） 同欣賞也 本報介紹

（價目）預定全年大洋六元 半年三元 每月大洋三角 郵費另加

真要研究

丹翁

從來號稱直的、似乎用不着研究、用研究、還直嗎、有人說、非研究、不足顯出他是直來．又有人說、直是動詞、換句話、就是直頭的要研究、再進一解、若非亡了一回八、幾乎眞要研究了、我聽了笑道、研究被直要了去、賸下的什麼政學、什麼安福、什麼國民、有誰要呢、奉要嗎、皖要嗎、綏要嗎、照情理看、自奉不薄、該要安福、雄狐綏綏、是一種窮無立毛錐的樣兒、該要國民、是但完白山人是要過安福的、政學怕他不敢要、那末、那位自奉不薄的朋友、也就該把安福退還、不過退還了、要誰呢、怕的雖不一定要政學、政學也就不得不要奉天承運了啊

情天烟緣錄

花萼亭撰述

揀幾樣心愛些的買了、走到闊邸坊巷、有些脚痿了、便立停了、在袋裏摸出香烟盒子、取出一支大前門、劃着自來火想吸、風吹劈面、自來火屢劃不着、一連劃了十多根、都給風吹熄、他一時惱怒、把一匣火柴、向街旁一拋、忽聽得有人撲嗤一笑、抬頭一看、却見一個年方妙齡的女子、倚着朱門、向他微笑、那女的生得非常美貌、素頰含春、雙眸流媚、二片櫻桁、猩紅如新鮮胭脂、耳上挂了二串象牙球的耳璫、迎風微蕩、烏梳愛司、光如錦緞、腰如柳枝、窈窕苗條、不啻是畫裏眞眞、顧劍魂看得呆了、久久不走、正在望着美人、胡思亂想的時候、忽地東邊一輛黃包車、飛也似的趕過來、車鈴釘鐺、不能驚醒此情癡之人、

三則爲二十一條件最大之交涉也、本來大隈內之對德宣戰、原欲趁歐戰時代、而解決對華之大懸案、是時英法俄等國、畏日如虎、惟聽其爲所欲爲、故駐日東京之各國大使、皆勸中國稍避其鋒、山縣等各元老之意、本祇旅大問題、大隈好勝貪功、又以膠戰之役、未得大利、不能厭彼國人慾望、故對吾國有另作求償之計、時彝人方爲山東撤兵問題、要求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與恐日本藉端啓釁、曾以暫緩須臾之言入告、政府不能耐、卒於民國四年正月四日、提出抗議書於駐京日使館、日人聞之、舉國大譁、乃由擴張滿洲勢力範圍之計畫、進而思開拓東蒙、並以政友會及黑龍會等浪人之要求、遂附加第五項、共成所謂二十一條大案者、於一月十九日經駐華公使、日置益氏面遞於總統矣、查二十一條條件、乃重要之正條、如旅大租借權、南滿鐵路權、吉長借款權、滿蒙租地耕作權、閩疆沿海、不讓渡權等問題、雖爲重大、尙屬限於一隅、

讀文散記（五）

哀民

文以訓詁聲音爲主、駢文然、散文亦然、六朝以前之駢文家、及淸代之孫洪諸人、其駢文之所以佳者、以其用字雅、結響堅耳、漢之揚馬、訓詁與聲音、兼擅其勝、明之王李、訓詁雖不逮古人之精、而音節之間、猶有古人遺響、故皆不愧爲散文之雄、若夫明之歸茅、淸之方姚、名爲宗法八家、而於聲音訓詁之學、失之遠矣、是以其文格、皆近於卑、其文體悉流於弱、其文之音響節奏、背涉於雌、

海外奇談

玲玲

日本明治天皇大葬時、適値天雨、時有盲人一大隊、前往參拜、服黑羽織袴、右手張蓋、左手扶杖、以一童子牽之而行、至場童子出證券驗訖、羣盲摸索而進、有失足傾跌者、然以軀幹短小、故旋仆而旋作、後至者步履稍捷、則致觸前行者之足、嗷然呼痛、其聲甚怪、西賓在場者、咸吃吃笑不止、莊嚴之態度、不覺爲之一變云、

悼德珺如

鳧始

不佞嬰提放、珺如與余玉琴、亦往演悅來店、玉琴十三妹、珺如安公子、一時有珠璧之稱、珺如嗓音清脆、猶無遜蠻年、惟司教者不諳此劇、吾見珺如跪唱之際、每畢十二語、輒自唸鑼鼓詔鼓手、歸途同車、珺如自言演此頗費力、而在當時、所唱初未爲之減色、則功候爲之耳、

今年春夏之交、珺如驟忽生瘤、淹纏日久、卒以不起、年七十有幾、妻某氏尙在、無子、珺如生前、即撫族姪爲子、幼嘗習娃娃生、間從乃父登台客串、迨長嗓倒、改習胡琴、琴師中有名德少如者、即珺如嗣子也、珺如演劇一生、鮮所貯積、身後惟餘屋宇一二棟、差足贍其寡妻而已、方珺如初自海上演劇歸京師、簡齋侍郎欲爲納粟捐部曹、戒勿更伍優伶、珺如婉謝曰、使我爲郞中員外、日衣冠出入曹署、何如粉墨登場、高歌一曲之爲悠然自得、而聲名衣食在其中矣、侍郎怫然曰、若抑何甘居下流乃爾、若然、吾即與若絕、吾不願見我家子弟、降而爲優也、珺如乃辭侍郎曰、人各有志、吾甯見逐於公、此生終樂此不疲矣、自是終侍郎之世、未一登侍郎之門、（侍郎雖斥擯珺如、後珺如困乏、侍郎固猶時時周卹之、）其於戲劇酷好、篤志若此、而自少逮老、研討肄習之勤且專、亦正非常人所及、故卒克享盛名、今梨園中人、每言珺如、猶稱嘆其有志竟成云、穆彰阿相國、雖有九子、而再傳多不昌、今珺如既歿、相國血胤、開祇簡齋侍郎一支子女繁盛、而舉與好學能文、漸露頭角、大相國之門者、殆在此已、

吹法螺話

杜伯起

後花園內的荷花池、面積足足有五十里、做照太湖模型、池中築有七十二峯、且有築西洞庭二山、爰名曰少湖、藏書樓凡高十三層、不但世界以內之書、即世界以外之書、亦俱應有盡有、別且不說、單書目、便需堆置房屋至百十數間之多、

寫生筆記

花萼亭

蕭氏骨肉、得以繼存、可喜也、碧山既長、聰明異常、人人皆目之爲神童、聞公妻之說盛行、抛馬桶蓋而起曰、我獨不能公母耶、於是創公母之說、以其母、作廉价之拍賣、得二元、即至大世界打詩謎、碧山之運气甚佳、每打必中、贏得白錫包茄立克無算、灘主恐、急以女妻之、即藍河虎女士也、女士貌絕美、嘗坐詩謎灘、與余爲比鄰、則不坐詩謎灘畔、而常坐余測字灘畔矣、於戲、烏虖、嗟呼、噫嘻、老夫之豔福、不亦大哉乎、碧山年二十五、天不永年、忽患楊梅瘡而死、從此測字灘畔、少一冷眼烏龜、水門汀上、多一熱心姘頭、不亦樂乎、不亦哀哉、（待續）（歡迎讀者續撰）

綠珠歌劇本事

乘國家擾亂之期、親率介士、闌住金谷園、直入內第、強索綠珠、綠珠正因季倫被縛、消息不通、常在清涼臺畔、月夜悲深、銀缸獨對、金釵頻卜、忽聞惡耗、倉皇遁避高樓、不料孫秀追蹤而至、志在必得、綠知狂且慕色、無地可避、舊主恩深、難忘密約、既不能靡笄志痛、反不若矢志捐軀、保全清白、可報使君於地下、斯時孫秀、親見絕世美人、自高樓墜下、立時玉隕香消、欲救不得、徒喚奈何而已．是爲此劇之始末、至於結局之誅奸褒忠、乃舊劇陳套、原爲平觀衆憤懣心理而設、在劇不可無此幕、在事則絕對無此節也、

伶人趣談

武生劉鳳奎、性耿介、而極好交游、談笑投機、輒引爲至好、曩余寓京東北園時、適與比鄰、過從甚密、迨予他遷、不見者已三稔、昨偶憶及、遂走訪之、値劉偕弟鵠立門

算我們錯了罷

碧波

大英帝國不肯自認殺人犯、所以要將六國委員調查報告推翻、另派司法委員再查、於審訊時、承蒙他們的情、華員也得推派一人、還說是以昭公允、着實是感恩不淺的、咳、帝國主義的強權啊、勸你們也不必什麼司法想法的調查了、終是我們中國人民自不小心、剛剛走到南京路放槍綫內、而吃着流彈死了、這們死不要說弱不可再弱的中國、便是強不可再強的國家、也只好白死啊、我們中國、現在已認錯了、可好求你們自稱大英帝國、別再派司法專員、來判我們竟敢觸犯鎗彈的罪能……（這是眼淚）……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　賦性耿介　兼擅丹青　於山水花鳥　皆爲擅長　君嘗聽鼓蘇垣　與昌碩　以繪事相切磋　國變後　目擊橫流　愈演愈劇　遂決然舍去　因貧不聊生　經知交諄勸　始出其所長　以貢諸世　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册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　照屏條加倍　摺扇紈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　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寄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吳昌碩　惲季申　沈太侔　代定

收件處上海各紙店彙交白克路四號大源製箋公司內杜叔和或逕寄常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北京請明由本報介紹

一邱之貉（下）

丐文

不過文丐固無足取、報屁股和雜志、不因此而不辦、既然照常要辦、那套開台鑼鼓、自也不能不打、於是把上述那段廣告上的人名、改爲以下角色、

本社特約魯迅、周作人、胡適、錢玄同、吳又陵、戴季陶、蔡子民、沈玄廬、徐志摩、史存統、陳望道、沈雁賓、吳稚暉……諸先生担任撰述、

其中天虛我生和魯迅倆、都是不帶姓的、而且總是列在第一、這也可稱做「無獨有偶」、於是舊的儘舊、新的儘新、你說我是文丐、我道你是文乞、兩下一鬪口、更加熱鬧、於是又造成包天笑、畢倚虹等一般人、有時用文言來攻訐舊文學、有時將白話來恥笑新文化、這叫做以毒攻毒、智識夠不上的人們見了、都誤認這是公話、實在公於何處、一樣的謀自己一個地位、好站在文字舞台上生活着、誰豪誰丐呢？老實說罷、一邱之貉、有甚分別啊、

沙文端公手諭

民哀、久不候起居、罪過罪過（須讀蘇州調）、世界小報、日益精彩、而小頑皮之賣力、尤足使閱者喝彩、豈因放暑假、騰出工夫之故耶、此公在三車時代、曾許過我一個願、謂不日將有稿件寄我、給齊燮元一轟、拉倒、現在小錫報（有五分轟報面目）中、獨缺此路角色、可否拜懇軍師（矮腳二字略可稱縮頭韻亦可稱縮脚韻也）、代向頑演幾齣好戲、一飽錫人眼福何如．望於寫回信時、走筆及之．因知老兄回信（回薊高）、已有不得不寫之勢、故敢附帶奉懇、倘荷不拒、感也何似、轟報並未盡死、胸脯尙有些熱、現正請醫生打救命鍼也、恩上即頌著安、

弟 千里 頓首

編輯完了

雖然、當今之所謂人物、凡公認爲可者、而彼不可、公指爲不可者、彼獨可矣、倒行逆施、毋怪英日人之視吾華、半文不值也、言不貴多、而貴有價值、此所以本欄得蒙多數通人讚美、北京各大報、且多仿傚者、雖名目各異、旨趣則同、國人對於時局、輒曰『瓜分』『亡國』、其實我華同胞、自有壯志、衆心共一、外患內侮、何足深慮、又何必常作此類唐語哉、

曝書小記

央中復有紹興江蓬園先生旅舍感詩一稿、其人係與先君子同遊學日本、民國元年、任鎮江地方檢察廳長、同時先君子任淸江江北高等審判廳檢察官．公暇詩筒往還、迨無虛日、詩云、吳盡書生事業空、居推幾輩出英雄、一家寄託風塵裏、半世消磨逆旅中、時亂人從無鏡老、春殘花是可憐紅、何堪天地成荊棘、淚灑銅駝弔故宮、其二云、敝車羸馬滯天涯、鏡裏愁增兩鬢華、自分黃金猶未盡、何來白眼漫相加、浮生聚散風前葉、舊友凋零雨後花、那得城東田二頃、歸耕學種故侯瓜、其三云、舊游如夢感黃壚、檢點青衫認故吾、斗大祇容狂李白、路歧爭泣楊朱、多方底復投醫雜、一著偏從入手輸、世外桃源何處覓、無邊風月想西湖、（未完）

滿淸入關之初、其吏治之汙敗、至不可問、江浙諸省、貪官汚吏尤多、故民間遭其蹂躪亦甚、以致背有起兵反抗之舉、非盡爲故國復仇也、浙之東陽縣、有許都者、固名諸生、頗饒於資、爲縣令所涎、値都葬母、四方來襄紼者、殆及萬人、令聞之、謂是隙可乘也、乃誣都聚衆謀反、遣吏往葬所就捕、都以本志無他、擬單身到衙、吏必並捕客、客怒、與之鬥、殲其一、都知事不可已、遂起兵、裂會葬所用白布裹首、號曰白頭兵、至今、浙東人稱盜、猶曰白頭兵者、始於許都一役也、

海外奇談

玲玲

□大英照會與大英足

在滬漢暨粤各處慘案未發生前、英人之在吾華、社會上頗加重視、甚至稱妓女之面貌姣好者曰、彼姝天生大英照會也、自譽足之大者曰、吾天然大英足也、他若日用什物之佳者、幾莫不冠以大英二字之頭銜、英國何幸、而得吾華人士若是之崇拜哉、竊爲英人計、即不知恩報恩、亦當以親善態度、對吾華人、乃於五月卅日在南京路突以很暴之手段、槍斃吾國無辜之學生與路人十數人、傷者不可勝數、英人有此大不韙、非但不稍覺悟、而漢粤潯等埠、仍相蹈覆轍、彼曲吾直、固顯然易見、則異日交涉之勝敗、自不難卜之於今日、至於妓女嬌面大足之美譽、此後當復無人道及矣、英人之得歟、抑失歟、敢以質之當世、（張克期）

日皇舉殯、靈輀以牛負之、因其穩重不驚也、大葬後、日皇太后傳命、謂此牛爲先皇最後之功臣、宜善飼之、以終其餘生、不得施以虐待、其食料悉由宮中發給、以示優異、語曰恩及禽獸、日本皇室有之也、

答綺芬孫

足下眞可謂顏之厚者矣、足下殆終日無所事事、而后得綺芬浪墨四字、專以求序爲活者耶、吾聞綺芬浪墨之名、已五六年、而足下所求得之序、若題詞、若題字、如足下言、纍纍已不下千家、即浪墨有四部叢書之卷帙、得如許之序、亦可以足、而猶求之不已、豈將欲盡世之人、爲足下序耶、如文人搜盡之時、則吾家阿大阿二阿貓阿狗、倘其人歟、數年前曾蒙足下寄以巨帙、披視則赫然綺芬浪墨、急欲覩足下所爲文、不意翻閱終篇、竟不得一字、僅于末頁、得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八字、此即足下之佳製歟、幸有此八字、不然僕將盡翻印所有、而出一君狂浪墨矣、當時滬人士之見此龐然巨帙者、莫不譁笑、而畢倚虹之黑暗上海小說中、（見時報）描寫足下、不可謂不淋漓盡致、僕在蘇州某報、亦嘗略進忠告、兩三年來、不復更聞動定、以爲足下必閉戶著書、亟欲以所謂綺芬浪墨傳世、而湔前恥、不然、必下幃讀書、爲他日著書之資、再不然、必已引爲奇恥大辱、遯跡晦聲、不再盜名欺世、此三者、稍有血性人、皆當如是、度足下苟非叔寶全無心肝、必不後人、不意近蒙損書、恬然不羞、又復向僕索序、荒謬如足下、僕眞無可置詞、然生平惡文妖如足下輩、至於疾首痛心、雖欲不答、不能忍也、或以爲僕與足下、既少一面、亦無所憾、腹非可耳、何至直言使足下不喜、不知叔季之世、直道消亡、美言不信、足下之所喜、僕則恥之、故不復爲足下地、冀足下悟、足下嘗自詡交遊半海內、試問有一人侃侃而道、如僕者乎、僕自待誠不薄、於足下亦未嘗不厚也、足下每來函、必大書曰、某紈褲習重、外示謙詞、而心實喜之、誠者足下之爲紈褲也、紈褲之習、大率流浪爲事、揮斥先人之餘以爲樂、若足下之不惜金錢、作爲無益、雖附庸風雅、而其失、正復與嫖賭遊浪同、自知之明、足下有焉、又來函謂亦素事佛、引僕爲同志、足下大善知識、誠無忝佛弟子、僕何敢冀哉、惟學佛有十善戒、其二曰、高行不偸盜、竊虛聲、盜浮名、盜也、濫用父母之物、亦盜也、四曰、正眞不妄語、無其事而張大之、妄也、某女士、某公子、某名士、無其文、僞作而託其名、亦妄也、見人有所好、己亦好之、而實無其事、亦妄也、五曰、尊尙不綺語、綺欲邪也、一作無義語、謂欲邪不順、言失質直也、好以美詞譽人、而不求當否、皆爲綺語、八曰、知足不慳貪、所謂慳貪不知足、不必專指財貨、凡事求之不已者、皆謂之慳貪、皆謂之不知足、十種戒中、足下能免於之數者乎、抑否乎、其九曰、忍辱不瞋恚、此確是足下精進工夫、僕所心服、故僕謂足下無忝佛弟子、若僕則何敢冀哉、以足下索序殷殷、不復、必索之不已、骨鯁在喉、吐之爲快、亦陳所謂箭在弦上也、足下其許爲知言否、置之浪墨中、可以冠羣言矣

一寸樓台　七十九

我的確是看見的貓、樓上窗戶、雖經閉好、必是被風吹開的、張媽聽這話、稍微放了一半心、敏中又道、我上樓去了、那貓在屋裏跑了一個圈子、便跑出屋、往樓下來、你聽得樓梯上有那貓下來的聲音嗎、張媽道、比賓少爺先一脚、似乎是有些聲音、自樓梯上下來、聲音極細小、我正疑惑、不是人走着、必是樓板上有人行走、震動的、這樣一說、那貓到是下樓來了、說時、忽聽後面廚房裏、有甚麼東西、撲通落在水缸中的聲浪、張媽道、唷、這畜生竟到廚房裏偷嘴去了、這總是他把甚麼碗盞、擠翻落到水缸裏去、這畜生、眞混賬、待我去攆走他、說時竟走往後面去、敏中正想且待他去先探一探、許又有甚麼新鮮事兒發生在廚房裏也不定、這意思纔想得、猛聽張媽在廚房裏急喊起來道、賓少爺快來、快來、不好了、敏中急三脚二步、跨入廚房、這時張媽正對着那只大水缸發獃、張着兩手、直着兩眼、嘴裏還喊着快來快來、賓少爺你看、敏中隨他眼光看去、見那水缸裏滿貯着一大缸水、有個人像甲魚似的在缸裏游泳着、水一深、人比重就輕了、比重一輕、隨你如何用力、也一時爬不出缸邊來、敏中擎着槍、大膽近前一看、訝道、你怎麼到水缸裏來了、那人昂起頭道、你快拉我出來、出去再告訴你、敏中忙收拾過手槍、並喚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